

## 34 篮球赛场上的眼神交流

感人的浪漫虐心的纠结



宋翊很晚才穿着一身休闲服，带着一箱饮料，来到篮球赛现场。见Karen不在，他就把饮料交给我，让我给每个人发一瓶。

他已经知道我们的球队上半场输了，便安慰大家：“没关系，还有下半场。”众人都盯着他，他上下看了看自己：“我没有穿错衣服吧？”

众人齐摇头，Peter一脸悲愤：“Alex，你篮球打得好，为什么不帮我们，看着你的部下被人欺负，你忍心吗？你都没看到刚才我们如何被人痛打。”

Alex愕然：“谁说我篮球打得好？”众人侧过身子，一齐指向我：“她说的！”

此时我觉得血液仿佛停止了流动，恐怕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。看他的表情，竟好像公司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会打篮球。我勉强地笑着说：“我猜的，你这么高，大学里肯定不会被篮球队放过。”

Peter他们可不管我这边如何心惊胆战，看宋翊没有否认，已经明白我说的属实。一群人立即拥上去围住宋翊，七嘴八舌地求他。宋翊终于点了头，大家欢呼，宋翊却远远地看着我。

Peter对我大叫：“Armanda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去把Karen和Sandy叫回来，这两个叛徒！这次要是我们赢了，回头好好教训她们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向看台下跑去，经过他们身旁时，与宋翊的视线相遇，我忙低下了头，心中忐忑，却不后悔。站在他身后，看他打篮球，光明正大地为他助威呐喊，是我多年的心愿。

Karen本来不愿意回来，我告诉她宋翊要打球，她才和Sandy郁郁地跟我回来。不过，等看到宋翊换了衣服出来，一身白色球衣，阳刚挺拔，她们两人眼睛都一

亮；再看到宋翊一边熟悉场地，一边一个随意的单手3分球，她俩全都尖叫了一声，Peter等人也立即士气大振。

我抱着膝盖，坐在看台上，目不转睛地追随着宋翊的身影。耳畔的呼声多么熟悉！我俩之间的时光仿佛不曾流逝，大学的头两年，我在篮球场的时间，比在自习室的时间长。我在阳光下看他打球，人却永远躲在角落里，那以后的无数个日子，我后悔自己没有跨出最后一步，走到阳光下，告诉他“我喜欢你”。他是否接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竟然从来没有让他知道一个女孩子曾这样爱过他。这世上，暗恋并不痛苦，痛苦的是，当你发现原来自己有过机会告诉对方，可自己并没有抓住，而当你觉悟时，却已没有机会了。

比赛开始，过去和现在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交错。宋翊奔跑起来如风般迅疾，带着球连过3人，谁也不能阻挡他向前，当他潇洒地一个转身反扣，将球轻松地投进篮里时，他的身后是一地人仰马翻，他却只是一如多年前，回身看向众人，翘着嘴角微笑。

这一次，我却没有如多年前那样藏在人群里，羞涩地压抑着自己想高声尖叫的欲望，我“嗷嗷”叫

着，跳起来，挥舞着拳头欢呼，这是我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，我将压抑了多年的羞涩欢呼声，和我今日的欢呼声一并奉献给他。

他看到我的样子，微笑有一瞬间的停滞，对方的一个撞身，他的身子下意识地侧让。转身、奔跑，俯身做了个抢球的假动作，成功掩护了队友带球，而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移开，一直看着我。我也直直地凝视着他，这是我欠那个躲在被子里哭泣的少女的凝视。

人生有几个11年？11年之后，我依旧爱你，而你竟仍在这里！

就在我隔着球场彼此凝视的时候，对方进了球，满场的掌声。Peter气急败坏地高声叫嚷着，我看了一眼比分牌，38:61，向他笑着，做了一个握拳的动作。他也恰好看完比分牌回头，看到我的姿势，他毫不在意地笑着，眼中有骄傲自信，还有一点点顽皮。

他一边奔跑，一边向队友做着手势，Peter他们充满热情和力量，只是缺少一个灵魂的牵引。这一次，他不会走神儿，也不会留情，所以这将是他的“国土”，他将带着他们奋力驰骋。而我会在这里，等待着与他共赴下一次的冲锋。

(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)

## 02 梦中情人来自哪里

女人不“狠”地位不稳



心幻想出一个非凡的世界。如果是一个男孩子，他就会想象自己是个英雄，随时整装待发，去营救处于危难中的弱者。稍大一点儿，对这个弱者的想象会越来越清晰，甚至常常把她想象成一个美丽的公主，她被困在古堡里，周围尽是妖魔鬼怪，她急切地等待着王子飞奔而来……

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孩子都是在童话的熏陶下长大的？因为童话是一个梦，它让弱小的孩子们能尽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。男孩子在那里完成自己英雄救美的壮举，女孩子则把自己打扮成可爱的小公主，等待高贵的王子从天而降。

为什么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？因为美人是英雄必须拯救的对象。只有在美人那里，英雄情结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。

为什么女孩子都喜欢做白马王子的梦？因为只有白马王子才能给她穿上水晶鞋，带她走进华丽的宫殿，和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我们对梦中情人的期许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理想父母的想象。在我的第三本书《恋爱时不折腾，结婚后不动摇》中，我写道：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两对父母形象，一对是理想的父母，一对是现实的父母，二者并不完全对等，却

密不可分。如果现实的父母满足了我们的全部愿望，理想的父母就会和现实的父母合为一体。

反之，我们就会对现实的父母不满，从而幻化出理想的父母形象，来弥补现实父母的种种缺憾。到了青春期，理想父母（异性的一方）会渐渐演变成一种叫“梦中情人”的完美典范，成为我们未来择偶的重要模板。

之后，这个梦中情人会变成一幅画，被珍藏在我们心中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偷偷“拿出来观赏、回味、感慨。倘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心仪的异性，就会忍不住将其跟画中人进行比较、衡量，看看对方是不是自己苦苦找寻的那个梦中情人。一旦感觉到位，无论男女，都会陷入这种梦中情人的光环效应中，然后不由自主地把想象中的光环戴到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那个人身上。这时，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，其实不过是一种热恋的状态而已；这时的梦中情人，其实不过是个虚幻的梦。一旦光环作用消失，我们就会如梦初醒，原来他（她）不是我魂牵梦萦的那个人！尽管二者表面上有相似之处，但本质上有天壤之别。

熟悉《飘》的读者都知道，郝思嘉一直深深爱恋着英俊潇洒的

卫希礼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顿悟，她爱的那个卫希礼完全是她想象出来的，并不是真实的卫希礼。那只是她在少女时代编织的一件美丽衣裳，正好卫希礼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来到她的门前，一头金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她在恍惚间以为她的白马王子来了，就情不自禁地把那件织好的衣裳给他穿上了，不管他穿得合身不合身，也不管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梦，一个少女幻想白马王子的梦而已，碰巧卫希礼闯了进来，成了她的男主角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看到这个男人原来是这样软弱、可怜，全然不像她当初梦想得那样完美无缺，于是她的梦醒了。

在老版《天龙八部》中，段誉最后跟王语嫣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但在金庸老先生修订的新版《天龙八部》中，段誉和王语嫣最终分开了。因为段誉发现王语嫣并不是他要找的那个神仙姐姐，她比神仙姐姐小气多了，俗气多了，也难看多了。看来，不仅是段誉梦醒了，连作者金庸也梦醒了，他们都懂得段誉被王语嫣吸引并非源于真爱，仅仅是梦中情人的光环效应在起作用而已。

(摘自《狠狠爱自己》曾子航 著)

我们的梦中情人是怎么产生的呢？

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对梦中情人的需求，往往来源于孩提时代对未来的想象。

众所周知，尽管儿童身体弱小，所知甚少想象却很丰富。我们刚刚学会走路时，就羡慕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；我们还在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时候，就幻想手握钢枪去守护自己的家园。为了弥补外在世界的缺憾，每一个孩子都会在内